

之羞明兩以俗語採入句中此點石為金法也

黃白石雪詩說道羞明却不羞日光玉潔共飛浮天  
人胸次明如洗肯似人間只暗投此又反其語而用  
之

歷代詩話卷五十七

辭蟬腹與龜腸是也如李義山詩池光不定風光亂  
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遊蜂饒舞蝶豈知孤鳳憶離  
鸞則中二聯俱用此體故其命題曰當句有對蘇子容席  
上詩舞奏未終花十  
八酒行先困玉東西

俗語

王君玉謂嘗有雪詩待伴不禁鴛瓦冷羞明當怯玉鉤  
斜

吳旦生曰雪止未消者俗謂之待伴雪夜落者又謂

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羅漢云

當句對

王禹玉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觥照東西

吳旦生曰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而十與八東與西乃當句對蓋昔人作詩有當句對而兩句更不須對者如陸魯望詩但說漱流同枕石不

羅漢

王禹玉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辜夙望神僧作霧應精求  
吳旦生曰元豐間久旱不雨裕陵齋禱甚力夢一僧  
躍馬空中口吐雲霧既而雨作遣中貴人物色之得  
相國寺五百羅漢中第十三尊者舉入視之正所夢  
也禹玉詩記此又元厚之詩仙驥籊雲穿仗下佛花  
吹雨匝天流

按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

吳旦生曰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少有詩名表世弼  
薦於梅聖俞聖俞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故贈詩  
有采石月下訪謫仙之句人咸以為太白矣後同荆  
公登金陵鳳凰臺追次太白韻援筆立成一座盡傾  
然其泚筆飄逸絕無宋氣此詩亦能事也

遜齋閒覽云功父魯題人山居云謝家莊上無多景  
只有黃鸝三兩聲荆公命工繪為圖自題其上云此  
是功父題山居處即遣人以金酒鐘并圖遺之

而韓魏公薨故荆公挽之云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  
果見哲人萎

鳳凰臺

存餘堂詩話曰李太白鳳凰臺詩昔賢評為千古絕唱  
郭功父和韻云高臺不見鳳凰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  
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丘風搖落日催行棹潮  
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真  
得太白逸氣是豈其後身耶

向以為冰者陰之盛而水之滯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漢書五行志木冰亦曰樹介又曰木稼稼即介之譌寒甚而木冰如樹著介胄海錄碎事云名木冰為木介甲兵之象也唐書寧王憲疾時京師寒甚凝霜封樹憲見而歎曰此樹稼也諺云木若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熙寧中華山圯冰成木稼已

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東坡送曹仲錫詩斷蓬  
飛葉落黃沙祇有千林鬢鬆花按霧淞音夢送與鬢  
鬆同音黃氏曰抄云音夢送顧迴瀾古雋云音孟送  
液雨如霧也字林云凍洛也楊升菴詩序云洛音索  
冰著樹如索也一作霧霏魯公袞戲作冷語云萬山  
雲雪陰霾空千林霜霏水搖風

寒淺則為霧淞寒極則為冰稼然霧淞召豐而冰稼  
召凶不可不辨也按左傳魯成公十六年雨冰水劉



耳朱行中詩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以  
家釀對橐金便失本意

霧淞

曾子固冬夜詩云香消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寒空如霧  
著於林木凝結如珠玉旦起視之真薄雪也見覲乃  
消釋因風飄落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  
窮漢置飯甕蓋歲穰之兆也子固有霧淞詩園林初

吳孜春閨怨云柳枝皆鶯燕桑葉復催蠶近顧大武  
飛將軍賦云聞東兵之入薊者為白鳥所鶯

傾家

王平甫詩傾家何計效韓公

吳旦生曰此平甫謝陸農師贈簞之句因退之有簞  
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也按世說劉恢云見何次道  
飲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  
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退之不過借其意入簞用

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

十八拍是也

林下偶談云王介甫初字介卿王深甫集有臨河寄介卿詩魯南豐集亦有寄

王介卿詩能改齊漫錄載南豐懷友篇蓋集中所遺者其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勦

王荊公詩細浪勦雪千娉婷

吳旦生曰委巷叢談云戲擾不已曰勦音如裏嵇康絕交書云足下勦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晉書諺云和嶠牛傳咸鞦王戎踢勦不得休梁

吳旦生曰金陵舊事載謝公墩在冶城之尾冶城本  
吳王夫差冶鑄處世說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  
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故名謝公墩謝靈運撰征  
賦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指此也李太白將  
營園其上故作詩云冶城訪古迹猶有謝公墩

六朝事跡云荆公宅地名白塘元豐七年公病愈請以  
宅為寺賜額報寧禪寺由城東門至蔣山此半道也  
亦名半山寺漁隱叢話云山谷稱荆公為半山老人

獨在聚水村

謝公墩

歸田詩話曰王荊公咏謝公墩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或謂荊公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在野則與謝公爭墩亦善謔也然公詠史云穰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則公不獨欲專朝廷雖丘壑亦欲專而有之蓋生性然也

流為洪銅陵縣有水洪口江湖間謂分流處為洪又  
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是也蘇東坡百步洪詩  
長洪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周衡之詩十人  
度索上一洪寸寸強弓挽難起馬虛中詩萬里長風  
送短篷亂流初下呂梁洪漫叟又云江漢有許以捍  
制泛濫大漲則溢於平陸  
水退許見舟人謂之 waterfall 槽  
臨川詩萬里寒江正復槽

潛確類書云莊子呂梁懸水三千仞故今言呂梁為  
聚水村即百步洪也東坡詩亂山合沓圍彭門官居

吳旦生曰荆公過於鑱鑿輒失天然之致只此二語  
魏華父謂孫枝取杜子美賦桐花未吐孫枝之鸞鳳  
相鮮此猶未害如母淇澳牽強李注云世俗謂慈竹  
為子母竹

洪

荆公詩東江木落水分洪

吳旦生曰漫叟詩話灘石湍激其中深僅容舟司舟  
者謂之洪若大水則不復問洪矣余按方言石阻河

見燈四句亦類楊蟠漁隱叢話云平甫遊金山詩北  
固山連三楚近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譏楊蟠之詩  
乃反自作此等語則何也

薩天錫登金山雄跨亭云疎鐘水國前朝寺落日海  
門何處舟更擬黃昏盡餘興却從燈火望揚州即用  
楊蟠語亦不減其高雅也

母淇澳

王荊公詩千枝孫嶧陽萬本母淇澳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  
卷五十七

題者亦多而絕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岬聞又  
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最為人傳誦要亦未為至工  
若用之於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寧中荆公有句云天  
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岬似西興尤為中的

吳旦生曰后山詩話載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  
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以此詩為莊宅牙人語  
鮮量四至復齋謾錄云荆公金山詩天末海門橫北  
固烟中沙岬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

用此語作春日一聯云話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  
一黃鸝不自知其語意淺薄遜其自然矣後見焦氏  
筆乘謂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此語出於韋  
蘇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余以此聯上句實一  
鳩鳴午寂換骨句也

金山

遜齋閒覽曰唐人題西山寺詩終古礙新月半江無夕  
陽人謂冠絕古今以其盡得西山之景趣也金山寺留

鳴午

復齋謾錄曰荆公詩靜憩鳩鳴午荒尋犬吠昏學者謂公取唐詩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之句予嘗見東坡手寫此詩乃是靜憩雞鳴午讀者疑之蓋不知取唐詩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陳傳道嘗於彭門壁間見一聯云一鳩鳴午寂雙燕語春愁後以語東坡世謂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僕安能道此胡茗溪乃

吳旦生曰按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時送者八人歐陽永叔王荆公蘇子美梅聖俞王平甫蘇老泉姚子張焦伯強不聞有蘇長公也夏茂卿載荆公與長公分韻則悞矣老泉得而字叶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其一叶風作鱗之而其又一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蓋露長也茂卿載荆公得而字又悞矣

徨徨松陵詩有遲徊庾信文有徠徊

歸田錄云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  
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謂應制詩鶯驚鳳輦穿花  
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

而

詞林海錯曰周禮考工記旃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  
之而注云之而頰頤也王荊公與蘇長公分韻得而字  
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借用亦妙

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蘇魏公語錄云仁宗賞花釣魚宴賜詩執政諸公洎  
禁從館閣皆屬和而詩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  
進和篇皆叶徘徊字及詩罷再就座而教坊進戲為  
尋訪稅第者至前堂觀玩不去曰徘徊也至後堂復  
環顧而不去問之則皆曰徘徊也一人笑曰可則可  
矣但未免徘徊太多楊升菴云徘徊無別押予思漢  
書相如傳有安翔徐徊昭帝廟號從徊揚雄賦徊徊

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  
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接席顧介  
甫曰宜對太液池故詩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太液池邊  
送玉杯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耆卿詞太液波翻  
披香簾捲之語介甫啣之

吳旦生曰復齋謾錄謂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  
香清歌臨太液乃知荆公取儀詩豈柳詞耶庾信春  
日詩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上作春衣長安有宜

俗謂之木粟其米可為飯亦可釀酒故曰盤中何所

有苜蓿長闌干

稌即稷也

紫桃軒雜綴云西京雜記樂遊苑中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照其花故名茂陵人謂之連枝草陶隱居以為長安中有苜蓿園北人極重此味既老則以飼馬

### 披香殿

西清詩話曰仁宗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介甫以知制



姓與館閣用於貢父為切而不知太乙之用於上元  
為更佳也蓬窓雜錄云古稱藜杖藜即苜蓿養之歷  
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  
非黎木也用藜為燃光最明可傳火徹夜古讀書者

燃藜以此

王弼州云藜牀牀之為杖也余觀權  
德輿詩閒卧藜牀對落暉似非杖義

留青日札云苜蓿漢志作目宿爾雅作苽苽或作苽  
苽草名或曰菜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光  
風草今之鶴頂草似灰藿秋後結實黑房累累如稭

青藜

漁隱叢話曰王荆公上元戲劉貢父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此詩用事亦精切拾遺記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言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竹牒授之此既與貢父同姓又貢父時正在館閣

吳旦生曰史記漢家以望日祀太乙從昏時祀到明今人於正月十五夜遊觀燈是其遺事漁隱但知劉

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閒散處為蘭若今若以  
唐尺計之度二里許也

挾

荆公詩荒墟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驕

吳旦生曰翁行可論荆公善下字下得挾字最好如  
孟子挾長挾貴之挾嚴有翼云荆公又有紫萸臨風  
怯蒼苔挾雨驕陳無已有寒氣挾霜侵敗絮賓鴻將  
子度微明其用挾字亦同

吳旦生曰佛家以四肘為一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容齋四筆云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焦氏筆乘

謂盧舍四里也誤

陸放翁詩小嶺西南烟水間頗聞有地百

弓寬倪雲林詩結茅擬候芝三秀眠鹿應遺地一弓宋子虛詩五色何年補次寥百弓無地駕瓊瑤

桃源手聽云薩波多論曰西天度地以開肘為一弓

乎文哉絢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

風必舅

翁指尚之舅指何偃

又費昶詩不知是耶非殷芸詩颺

颺雲母舟簡文帝笑曰費既不識其父殷又颺颺其  
母據此則耶乃古爺字也荆公以若耶溪對迷子洲  
取其耶字字作對工切筆談所載自朱耶之狼狽致  
赤子之流離其對意同

弓

荆公詩卧占寬閒五百弓

元微之詩果下翩翩紫騮好歐永叔詩猶得追閒果

下騮陳后山詩惜子翩翩果下駒

海錄碎事云果下牛出廣州以其庫

小可行果樹下今之撥牛是也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

### 子耶

王荊公詩洲迥藏迷子溪深礙若耶

吳旦生曰建康西南十里有迷子洲按字書謂父曰

耶于遮切古樂府不聞耶孃喚女聲杜詩耶孃妻子

走相送又見耶背面啼何尚之戲王綯

或之子

曰耶耶

吳旦生曰漢書昌邑王賀召皇太后果下馬乘之魏志澁國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曰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顏氏家訓云周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澁國所出也北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不與神武責文襄而杖之述異記云漢樂浪郡出果下馬高三尺虞衡志云德興產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一統志云果下馬出今羅定州李長吉詩吾聞果下馬羈策任蠻兒

不辭脫袴溪水寒  
水中照見催租癡

按春鋤鷺也爾雅鷺春鋤亦取其鷺之行步方言齊  
魯之間謂之春鋤海錄碎事云步於淺水好自低昂  
故曰春鋤格物論云鷺鷥一名春鋤林棲朝出捕魚  
夜宿其處正指此也乃月令廣義引此入春令中誤  
作春鋤可笑

果下騮

王荊公詩呼僮羈我果下騮欲尋南岡一散愁



外天

吳旦生曰按搏忝黃鸝也王伯厚謂演蕃露以搏忝  
為鷺不知何出蓋未攷國風葛覃注耳詩疏云忝方  
熟時鳴於桑間方言云齊人謂之搏忝楊升菴云今  
之布穀也布博聲相近此鳥當名搏穀余據此則搏  
音博音無疑乃升菴經說部謂搏忝音團黃鳥也何  
無畫一之見與韻府騶鳥名布穀也揚雄傳注布穀一名買銳蓋聞其聲則思買銳鍾  
以布穀也其聲曰家家撒穀又云脫却破袴東坡詩  
南山昨夜雨西溪不可渡渡邊布穀啼勸我脫布袴

吳旦生曰野客叢書亦謂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余按此兩語公嘗題金陵壁上指示山谷蓋得意之句他如草深留翠碧花遠沒黃鸝人只知翠碧黃鸝為精切不知是四色也自喜田園歸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人亦知柳對桑為的不知以十千數之庚亦是數也皆足見其銖兩

搏黍春鋤

荆公題王昂霄水亭云蕭蕭搏黍聲中日漠漠春鋤影

可非

漁隱叢話云韓子蒼謝寄子魚詩驛騎馳書自海傍  
開籃剩喜子魚香紅螺紫蛤俱羞避獨許渠儂近酒  
觴子魚味鹹止可噉水飯若作酒品之物殊無風味

漢人語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  
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叅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  
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

謂之通印子魚此亦傳聞之悞而容齋反以通應廟之說為是妄增余按泊宅篇云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矣世稱通應子魚而東坡乃作通印子魚恐悞又塵史云子魚長七八寸濶三二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澹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悞曰通印據此則按部時實履之言遊齋亦未

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遯齋所指之廟者亦非通應也潭傍又有小祠一間庠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欲實遯齋之說遂粉刷一扁妄標曰通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額以名土物他處未嘗有也

吳旦生曰觀遯齋之意以為今人求其大可容印者

意隱約為佳

通印

容齋四筆曰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荊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俎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繇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蠔破山蓋承而用之遯齋閒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寮詩通應子魚鹽透白正采其

了翁雜鈔云樊宗師所作絳守園亭記陳后山柏詩  
皆以柏為蒼官則作松悞復齋漫錄云青女主霜雪  
之神也故淮南子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誘  
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荊公以青女  
為霜於理未當杜子美秋野詩飛霜任青女乃為盡  
理梁昭明博山香爐賦云青女司寒紅光繁景亦皆  
為霜雪神矣余觀李義山詩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  
霜裏鬪嬋娟黃山谷詩嫦娥携青女一笑粲萬瓦用

席復橫陳夏英公詩橫陳皆錦繡器皿盡金玉所謂  
橫陳乃鋪陳之義海錄碎事云橫陳言同被也則李  
義山所云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其謂  
此耶他如洪駒父雪詩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宮梅獨  
自香任君謨詩野寺荒涼人不到水光山影正橫陳  
王君玉詩物色橫陳詩卷裏雲濤飛動酒盃中皆借  
用也

荆公又詩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山谷謂自獻橫陳俱見相如賦不應用惠洪答

以橫陳出  
楊嚴經



嬾真子曰荆公詩歲晚蒼官聊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  
蒼官松也青女霜也言日高而松上霜不消也橫陳出  
楞嚴經六欲界中云我無慾應女行事當橫陳時味如  
嚼蠟以言道人處世間雖有慾而無味也蓋荆公自謂  
如蒼官自保但青女橫陳不能已耳

吳旦生曰汪彥章詩從此空花掃除盡定須嚼蠟向  
橫陳金人李之純詩橫陳已覺如嚼蠟皆醉何妨獨  
啜醪是用楞嚴語也然觀梁元帝詩王孫及公子熊

結義黃金臺李賀詩報君黃金臺上意柳宗元詩燕  
有黃金臺遠致望諸君劉因詩黃金亦何物能令賢  
重輕貢師泰詩燕王銳志移青社築土懸金奉賢者  
納延詩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難求其於黃金臺題下  
注云大悲閣東南隗臺坊內楊維禎詩金臺百尺媒  
燕隗高啟詩歸時應過黃金臺祝允明詩昭王禮郭  
生崇臺懸黃金

橫陳

州呼賢士臺亦謂招賢臺則有所謂臺矣不載黃金之名按上谷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太平御覽乃引史記以為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不知所據鮑昭放歌行云將起黃金臺李善注引圖經晉書俱不云史記也皇甫松登黃金臺詩燕相謀在茲積金黃巍巍李白詩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杜甫詩揚眉

西清詩話曰荆公詩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  
臺以示陸農師農師曰蕭規曹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  
皆撫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恩字公曰退之鬪雞聯句  
感恩慚隗始若無據豈當對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  
一字偏枯為倒置眉目反易巾裳蓋謹之如此

吳旦生曰史記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  
通鑑亦云築宮不言臺也孔文舉與曹公書云昭王  
築臺以尊郭隗任昉述異記燕王為隗築臺今在幽

如禮記所謂落成之落蓋菊已花雖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也二解落義各異

王逸離騷注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華之英也宋書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神農本草三月採菊葉服之輕身耐老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葉謂之英也二解英義亦異

黃金臺

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殞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  
之變則然吾憔悴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歐公  
意謂荆公得時行道落英反理之喻似不應用故曰  
秋英云云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余以歐  
公稔知其學術豈片言能反於正哉特喚醒子細二  
字見他生平悞處儘多不可過執已見莽莽行事耳  
洪興祖楚辭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  
而取其材之落魏梅墅續評云落之為義始也初也

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荆公聞之曰

是豈不知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歐九不學之過也高齋

詩話以秋英二句為子瞻跋漁隱叢話云於六一居士全集及東坡前後集並無此二句不知西清高齋何從

此得

吳旦生曰埤雅言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名鞠蓋鞠  
不落華蕉不落葉此正理也楚辭乃云朝飲木蘭之  
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野客叢書云原借此自喻  
蓋反物理以為言也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七

歸安吳景旭撰

辛集上之下

宋詩

落英

西清詩話曰歐公嘉祐中見王荊公詩黃昏風雨暝園  
林殘菊飄零滿地金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檢討<sub>臣</sub>饒慶捷

謄錄監生<sub>臣</sub>姚希慶

釣為適自號茗溪漁隱臨流數椽亦以此命名僧了  
宗為畫茗溪漁隱圖嘗得句即題其上云溪邊短短  
長長柳波上來來往往船鷗鳥近人渾不畏一隻飛  
下鏡中天卷起綸竿撇櫂歸短篷斜掩宿漁磯日高  
春睡無人喚撩亂楊花繞夢飛其標致以耘老而小  
詩亦不減會宗詞矣

元任住  
續溪

歷代詩話卷五十六

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風如有待誰信門前車馬隘  
別是人間閒世界坐中無物不清涼山一帶水一派流  
水白雲常自在其後水閣屢易主今已摧毀久矣遺址  
正與余水閣相近同在一岨悉如會宗之詞故予嘗有  
鄙句云三間小閣賈耘老一首佳詞沈會宗無限當時  
好風月如今總屬續溪翁蓋謂此也

吳旦生曰堯山堂外紀作遺址與沈存中水閣相近  
後絕句亦屬存中作非也按胡元任卜居吳興以魚

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山側聯  
吟嶰管清他年為舜牧協力濟蒼生三謂十二野四  
謂十二月五謂十二峰六謂十二律結謂十二牧皆  
用十二故實

水閣

漁隱叢話曰賈耘老有水閣在茗溪之上景物清曠東  
坡作守時屢過之題詩畫竹於壁間沈會宗又為賦小  
詞云景物因人成勝槩滿目更無塵可礙等閒簾幙小開

海涵醞成何處污園蔥好收心躁潛蛇穴毋使雷驚  
族類空賈晚娶真氏人謂賈秀才娶真縣君沈所指  
團雌為此賈尋悔之而戲語已傳播矣

月卿

楊察詩人若月分卿

吳旦生曰洪範王省惟歲卿士惟月注云卿士各有  
所職若月之有分也伊尹曰九卿通寒暑按察謫守  
信州送行者十二人因作詩以謝曰十二天之數今

寄橫塘溪上客持螯莫放酒杯空耘老得之不樂曰  
後進輕我且聞其不羈因和韻詆之云彭越孫多伏下  
風蝟蚌奴視敢稱雄江湖縱養膏腴紫駟獲終烹爪  
眼紅嘲稱吳兒牙似鍍劈慚湖女手如蔥獨憐盤內  
秋臍實不比溪邊夏殼空君與怒曰賈與郡將往還  
預政言人短長為人所訟我以長上推之乃鄙我如  
此復用韻報之云蟲腹無端苦動風團雌還却勝尖  
雄水寒且弄雙鉗利湯老難逃一背紅液入幾家煩

齊東野語云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饒於財少遊  
京師好狎遊時蔡奴聲價甲於都下沈呼一賣珠人  
於其門首議價不售撒其珠於屋上笑曰依汝所索  
還錢蔡於簾中窺見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  
撒珠卽至矣接之甚至於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時賈  
耘老隱居茗城南橫塘上沈以詩遺之蟬曰黃稭稻  
熟墜西風肥入江南十月雄橫踞蹒跚鉗齒白圓臍  
吸脇斗膏紅蠶須園老香研袖羹藉庖丁細劈葱分

餘瀝矣舉席上石榴皮題詩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  
黑約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行至舍西石橋不  
知所適至熙寧五年中秋之吉東老屬其族人而告  
之及期捐館東坡和其詩曰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  
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金覓素書符  
離道士晨興際華岳先生尸解餘忽見黃庭丹篆字  
罔傳青紙小朱書淒涼雨露三年後彷彿塵埃數字  
餘至用榴皮緣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



和其詩

吳旦生曰余家前谿距數里而南為東林山有沈東  
老名思字持正以藥十八味釀為十八仙酒楊鐵厓  
所謂明晨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也熙寧元  
年八月十九日客號回道人來訪求一醉因出酒器  
十數於席回曰飲器中鍾鼎為大屈卮螺盃次之梨  
花蕉葉最小當為公自小至大飲之東老鼓琴回浩  
歌以和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將達旦瓮無

吳旦生曰呵膠出遼中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

呵噓隨融故謂之呵膠

洞冥記云善苑國常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

足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喙之膠也

### 沈東老

侯鯖錄曰熙寧中有稱回道人或曰此呂洞賓也過沈東老飲酒寫絕句於壁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七年坡過晉陵見東老之子能道其事時東老已歿三年矣坡為

按淳化閣帖皆此紙所搨歐公五代史亦用此屬草  
公曾以二軸贈聖俞聖俞以詩謝云江南李氏有國  
日百金不許市一枚又云堪入右軍跡慙無幼婦辭  
劉原父詩斲冰折圭作宮紙王文正公詩魚涸肯數  
荊州池

呵膠

劉貢父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  
呵噓

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  
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水舉簾勻  
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東坡云詩老  
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求此紙云知  
君也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吳旦生曰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堂在建

業

後山談叢云澄心堂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為元宗書殿悞矣

後主時製

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宋初紙猶有存者

結自釋音即當蓋竹籠也其全詩以堂張黃為韻叶  
蓋從唐書音訓也

大唐新語云漁具總曰笊簍漁服總曰校襖

澄心堂紙

王直方詩話曰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不  
甚為貴自劉貢父首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世為貴重  
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  
名寧復得就令得之當不識文忠公詩云君不見曼卿

學聲斷保宗而全家傲也如此漫乎非耶其語雖叶  
韻然廣韻集韻於庚清青三韻中不收此箸字並於  
上聲迴字韻中收之子美此詩悞叶為平聲矣又黃  
魯直過石塘詩長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挿天如畫屏  
耕夫荷鋤解襜褕漁父睬網投苓箸秦少游德清道  
中還寄子瞻詩叢薄開羅帳淪漪寫鏡屏踈籬窺  
窕支港泛苓箸皆於青字韻中叶之真悞也

陶南邨詩風簷縣襜褕烟艇帶苓箸自注云苓箸元

簦簦

蘇子美松江長橋觀魚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  
魚驚腥我實宦游無况者擬來隨爾帶簦簦

吳旦生曰漁隱叢話辨簦簦二字音韻甚詳而詩林  
廣記引元次山集自釋云帶簦簦而畫船注云上丁  
郎切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書音訓云讀作郎桑見  
元結本集音訓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極切取魚籠也  
蓋有平仄兩音自釋又云能帶簦簦全獨而保生能

漁隱叢話載黃伯思與劉無言論書云唐王瓚一詩  
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  
詩也劉曰疑即瓚書也下有上皇山樵人逸少書非  
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

昵古錄云黃伯思以瘞鶴銘為陶隱居書似矣獨謂  
以朱陽帖叅之絕類則予所不許朱陽帖出於信本  
蓋不足復疑且其寒峭取姿與銘體方嚴乃一二相  
反安得強合



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

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  
瘞鶴銘皆其遺跡

西清詩話云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  
華陽真逸道書言華陽金壇之地第八洞天東北門  
俱潤州境也丹陽與茅山相犬牙又三茆陶故居則  
瘞鶴銘為隱居不疑

丹陽外仙江陰真宰八字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似是真侶之號

廣川書跋云歐陽文忠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

蔡佑云其側有司兵叅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

東觀餘論云文忠以為不類王書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

蔡君謨云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隸最盛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為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

張子厚云瘞鶴銘今存焦山凡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二十五字而首尾不與焉熙寧三年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其後又有

集古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摹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予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

金石錄云遍檢唐史及顧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

嶠冢桐柏可乎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澧水之類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

瘞鶴銘

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

吳旦生曰瘞鶴銘刻京口焦山之麓記載其跡言人殊要以黃伯思之說為正知子美詩悞也顧元慶作瘞鶴銘考錄其全文銘七十二字序六十一字

買滄浪

避暑錄話云禹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  
滄浪地名非水名也孔氏謂漢水別流在荊州者孟  
子記孺子之歌所謂滄浪之水可以濯纓者屈原楚  
辭亦載之此正楚人之辭蘇子美卜居吳下前有積  
水即吳王僚開以為池者作亭其上名之曰滄浪雖  
意取濯纓然似以滄浪為水渺瀰之狀不以為地名  
則失之矣滄浪猶言瞢冢桐柏也今不言水而直曰

想見長身蓋亦遊其地而感其人耳

中吳紀聞云滄浪亭為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之池館其後蘇子美得之我家舊與章莊敏俱有其半今盡為韓王所得吳縣志云韓蘄王軍行潤州過而樂之章氏不解意今督軍餉始大懼獻而祈免千指一夕而散余觀子美自為滄浪亭記云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買之洪景盧云今蘄王家價值數百萬矣元末張伯雨猶慕之詩云閭閻城中可終老安得四萬

吳旦生曰梅聖俞晚年卜築滄浪之傍與子美相隣  
愛其地也觀子美獨步滄浪亭詩花枝低歌草生迷  
不可騎入步是宜時時携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  
知其一時閒適之致幽人勝地可稱雙絕子美又有  
滄浪詩云野蔓蟠青入破窻雖佳句然破窻野蔓蟠  
其中似無人居矣雖客死高橋遂以為識其人亡而  
地且屢易也紹興初沈元叔詩只今惟有亭前水曾  
識春風載酒人程致道詩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猶



為池渚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別圃也慶厯間子美  
謫廢以四十千得之為居傍水作亭曰滄浪歐公詩所  
謂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者也子美既死  
其孤不能保遂屢易主今為章子厚家所有廣其故地  
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水復有山名洞山章氏併  
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餘樹亦廣陵  
時所藏蓋以增累其隙兩山相對遂為一時雄觀土地  
各有所歸也

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直龍子華發解過省殿試  
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亦異事也故蘇  
頌挽詩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人熙寧四輔尊蓋自  
樞副遷叅政宣撫陝右即軍中拜昭文相再入史館  
相也

滄浪亭

石林詩話曰姑蘇州學之南積水瀰數十頃傍有小山  
高下曲折相望蓋錢氏廣陵王所作既積土為山因以

桐木

陸農師為韓子華挽章云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  
識韓家

吳旦生曰子華玉汝兄弟相繼為宰相其家呼為二  
相公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援立之望呼為三  
相公因建堂榜曰三相又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  
為桐木韓家以別魏公

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薨農師又有詩云非關

臣冠

吳旦生曰子華自相府以病乞補外出鎮北門持國以論事不當罷猶帶職名故云移病謂移書言病見楊敞傳坐謾見孝武功臣表謾誑也音漫陸放翁詩未俗紛紛只有謾惟公肯向靜中觀

藝林伐山云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誣曰誑佛書空

谷傳聲曰赤諱

一作謾

白諑又偈曰掉弄花唇取次謾

一有誑字

酴醾或作荼醾一名木香有二品一品花大而棘長  
條而紫心者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  
為木香張文潛詩萬紫千紅休巧笑人間春色在檀  
心

冷齋夜話云花詩多比美女山谷酴醾詩露濕何郎  
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大夫比之

坐謾

韓持國寄兄子華詩云移病暫休丞相府坐謾猶著侍

醪醴

韓持國咏醪醴云典刑元在酒盃中

吳旦生曰醪酒母也麥酒不去滓飲也醴酒本也

或作

醪一作媒  
醴一作媒

孟康曰酒教齊人名麴餅曰媒王直方詩

話云醪醴本酒名世以其開花顏色似之故以取名  
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之句又云風  
流徹骨成春酒夢寐宜人入枕囊

海錄碎事云醪醴本作稊糜後又加酉墨莊漫錄云

夔一足故聖俞狀之杜子美詩山鬼獨一脚黃魯直  
箋云山魑出江州獨足鬼白樂天詩山鬼跳踳惟一  
足正所謂夔也楊升菴云說文夔神魑也如龍一足  
山海經禺魑處東海

王弼州云傳謂夔一足而莊子又有夔憐蛇蛇憐風  
世人真以夔一足矣獨韓非子明之哀公問孔子曰  
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以足彼其無他異而獨  
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非一足也

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嚴太武鑿  
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壇廬大會羣臣疑即此地  
王文公詩所謂叢祠瓜步認前朝是也按太武初未  
嘗敗聖俞誤以佛狸為曹瞞耳

輦

梅聖俞送張沆詩竹存帝女啼變學林雍輦

吳旦生曰輦音磬一足行也左傳苑字荆林雍斷其  
足輦而乘於他車以歸按沆時為寧鄉令其地有變



語陽秋改作河豚欲到時大失其意

劉原父戲謂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呼  
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則當時之推許  
此詩至矣

### 太武

梅聖俞詩魏武敗亡歸孤軍駐山頂

吳旦生曰陸放翁入蜀記云過瓜步山山蜿蜒蟠伏  
臨江起小峯頗巉峻絕頂有元魏太武廟太武以宋

此風尚固然要不可執是以言詩也倦遊錄云柳花  
飛此魚大肥江淮人更相贈遺腐其肉雜蓂荻芽淪  
而為羹則是江淮間豈盡效江西耶韓致堯詩柳絮  
覆溪魚正肥則凡魚食楊花即肥亦不止河豚矣如  
東坡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蓂蒿滿  
地蘆芽短正時河豚欲上時漁隱叢話又謂此二月  
景致是時河豚已盛矣欲上之語似為未穩不知此  
題小景詩乃作景語耳是上水之上非初上之上韻

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意謂河豚食柳絮而肥  
聖俞破題兩句便說盡河豚好處乃永叔褒譽之詞其  
實不爾此魚盛於二月至柳絮時魚已過矣石林詩話  
曰浙人食河豚於上元前方出時一尾直千錢二月後  
一尾纔百錢柳絮時已不食謂之班子而江西人方得  
食蓋河豚出於海初與潮俱上至春深其類稍流入於  
江歐公吉州人所知者江西事也

吳旦生曰至今蘇俗以上元前為貴後此則直漸減

宋龐右甫過汴京詩蒼龍觀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  
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羌兒吹笛內門前元楊仲弘  
紀夢詩海上垂綸有幾年平居何事夢朝天蒼龍觀  
闕東風裏黃道星辰北斗邊治世祇今逢五百前程  
如此隔三千楊雄解奏甘泉賦應有聲名達帝前則  
領聯全用右甫句何也

河豚

殺父雜錄曰永叔稱聖俞河豚詩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吳旦生日漢高帝本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  
師古注云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

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

至今

只說天  
北闕

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

蓋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耳闕中記云

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也

古今注  
云蒼龍

闕畫蒼龍  
玄武闕畫玄武

今據歐詩觀之是以當前闕狀蒼龍故

云月在西也則知宋制與漢闕不同

綠蘿

永叔詩江上孤峰蔽綠蘿

吳旦生曰讀之似謂孤峰蒙藤蘿耳不知其上下為  
綠蘿谿也按陝州西山甘泉寺其右曰孝婦泉泉上  
有龐氏祠謂姜詩妻龐氏也永叔詩叢祠已廢姜祠  
在事迹難尋楚語訛而綠蘿句乃此詩首章也

蒼龍闕

永叔早朝詩月在蒼門闕角西

南人共呼為白菓此果北地不能種故永叔云爾梅  
聖俞詩北人見鴨脚南人見胡桃識內不識外疑是  
橡栗韜陸放翁詩鴨脚葉黃烏桕丹草烟小店風雨  
寒

春渚紀聞云元豐間禁中有鴨脚子四樹皆合抱其  
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其一在太清樓之  
東未嘗著一實裕陵戒園者善視之明年木遂花而  
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宴太清以賞之

友善約嘗謂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永叔引此事人徒見荆公答詩有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之句遂認吏部為韓公耳葉石林謂荆公自期於孟子而處歐公以韓愈正坐此悞也

鴨脚

永叔詩鴨脚生江南名實未相浮絳囊因入貢銀杏貴中州

吳旦生曰銀杏一名鴨脚子謂其葉頗似鴨脚也江



碧溪詩話云執政以永叔為作閑殊不知老杜夏日  
歎云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歎云念我荷戈  
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如退之始知  
神官未賢聖護短憑愚要我敬雪徑詆樵叟風廊接  
談僧真作閑詩也

謝吏部

永叔贈荆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吳旦生曰南齊書吏部侍郎謝朓長五言詩與沈約

裴度也曾燕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却不曾恁地作閑

吳旦生曰按次日蔡君謨上其事元獻坐此罷相故云作閑永叔頗聞元獻有後語乃作啟以致謝意終不平然其愛國愛民之意溢於言表得二雅正變之深肯人多取其聚星堂對雪賦詩禁體物語凡玉月梨梅練縞白舞鸞鶴銀等事皆請勿用永叔於艱難中特出奇麗然而原其風旨終遜作閑一詩

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於陰陽之消長也

作閘

隱居詩話曰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有二客乃歐陽學士修陸學士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歐陽修句有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怏然不樂嘗語人曰

羊腍論詩喜雉膏迺易之詩帳廬宿頓供羊腍部落  
晨炊爨馬通袁德長詩羶屋起營羊腍熟土房催頓  
馬駟乾

陸儼山云歷家大抵以漏刻極長於六十極短於四  
十惟正統己巳官歷畫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為  
陰過故及於變元授時歷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  
於三十八刻以為驗於燕地稍偏比故然海國有蒸  
羊腍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於三十八刻而已

為是王勉夫謂脾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  
為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脾則太速矣余觀農田餘話  
云至元中遣官十四員分道測日影用四丈之表至  
北海北極出地五十六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  
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疑即唐貞觀二十年骨利幹  
來朝言其國日入後煮羊脾熟已天明者此地是也  
據此則夜雖極短猶待十八刻而熟蓋終以脾字為  
正然宋元詩人率作脾字何也如黃山谷詩數面欣

煮羊脾適熟日已復出矣余觀西清作脾反聲漁隱作脾平聲相去固懸也及攷唐書天文志云貞觀中史官所載鐵勒迴紇部在薛延陀之北去京師六千九百里又有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地草多百藥地出名馬駿者行數百里北又距大海晝長而夕短既日沒後天色正曠煮一羊脾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出入之所則是脾也脾也髀也一舉而三字殊焉郭次象謂羊脾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脾

桐影啣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實事也

羊胛

永叔謝人寄牡丹詩云邇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  
羊胛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云史載海東有國曰骨利幹地  
近扶桑國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  
漁隱叢話云通鑑唐太宗時骨利幹遣使入貢骨利  
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曠

吳旦生曰宋制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班排齊小黃門接入上先生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入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殿衛士即鳴鞭罷此乃是駕出時也

溫公詩話云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昃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梧



世宗嘗令彈於御前深善之因號其琵琶曰繞殿雷也蓋前此實有皮作絃者何獨於杜彬而疑之按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樂府雜錄賀懷智以石為槽鷄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又房千里大唐雜錄春州土人彈小琵琶以狗腸為絃聲甚悽楚觀此獨不可以皮為耶

班齊

永叔詩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用指深故本色有轆絃護索之稱文忠嘗使彬教他樂  
工試為之下撥絃皆斷因笑曰如公之絃無乃皮為之  
耶故有皮作絃之句非真以皮為絃也孔毅夫談苑曰  
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曰永叔  
詩詞之過也琵琶乃國初老聶工造今尚收藏在家但  
無皮絃事耳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載開元中段師彈琵琶用皮絃  
五代史補云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

而後返永叔因榜其遊從之地為會老堂倦遊錄云

時呂晦叔知潁開宴台二公永叔自為口號真一時

之嘉會也合此觀之益見歐公二語之工

紫微詩話云崇寧初

滎陽公與相州太守劉壽臣唐大學士兩易會於滑州守陳修伯師錫殿院也坐中有詩云金馬舊遊三學士玉麟交政兩諸侯蓋記當時之事

### 皮絃

歐陽永叔詩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避暑錄話曰琵琶以下撥重為難猶琴之

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有劄子乞御書玉堂之署太宗乃以紅羅飛白四字賜之其後以署字犯英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廬已而議者謂玉堂乃殿名不得為臣下直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廬可也西清詩話云歐陽永叔與趙平叔同在政府相得懽甚平叔先告老歸睢陽永叔相繼謝事歸汝陰平叔一日單車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縱遊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繼古纂編云天上  
神仙壁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亦有  
玉堂然余按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或在金馬門或  
在宦者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  
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偶遇蒙賢待詔食大官衣  
御府久污玉堂之廬顏師古注云玉堂殿在未央宮蓋  
玉堂本是殿名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耳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  
殿小玉據此則漢時已有其稱豈必取義於道家耶宋

殿小玉

據此則漢時已有其稱豈必取義於道家耶宋

韻也若爾則又與進退韻無甚異豈有律與古之辨乎

玉堂

許彥周詩話曰會老堂口號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  
明月兩閒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  
諛傳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  
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吳旦生曰李肇翰林志云居翰苑者皆謂凌玉清遡  
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石林燕語云

兩句換韻雙轆轤者雙出雙入四句換韻今亦錄太  
白一首未知然否其妾薄命云漢帝寵阿嬌貯之黃  
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歇妬深情  
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暫回車雨落不上天水覆難  
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  
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太白此詩是四句兩變  
韻恐未為雙轆轤格其法疑如前二韻在東字韻次二韻  
入冬字韻第三兩韻還入東字韻第四兩韻却入冬字

此蒼生困未蘇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子去朝行  
在人應問老夫髭鬚衰白盡瘦地日携鉏亦是蘇夫  
字在七虞韻胥鉏字在六魚韻也

詩話類編載葫蘆韻格謂前少後多前二後四今錄  
太白一首未知然否其獨酌清溪江石上云我携一  
尊酒獨上江左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幾千尺舉杯向  
天笑天回日西照永賴坐此石長垂嚴陵釣寄謝山  
中人可與爾同調又轆轤韻格單轆轤者單出單入



渠不見鄭谷所定詩格有進退之說而妄為云云也

吳旦生曰李師中此律為進退韻余於律格圖證既載之矣後見陸放翁東山避暑詩避暑穿林隨所之一奴每負胡床隨望秋槁葉有先墮未暮赫日無餘暉輪囷離奇澗松古鉤輈格磔蠻禽悲北巖竹間最慘慄清獻倚石真忘歸按此隨悲字在四支韻暉歸字在五微韻正所謂進退韻也而放翁題中自注云用轆轤體則又何耶又見韓子蒼五言詩盜賊猶如

者先二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  
失此則謬矣按唐介為臺官廷疏文彥博仁宗怒謫英  
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李師中詩曰孤忠自許  
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  
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君  
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此正進退韻格也難寒二字  
在二十五寒韻山還二字在二十六刪韻誠合體格豈  
率爾而為之哉近閱冷齋夜話乃以此詩為落韻詩蓋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六

歸安吳景旭撰

辛集上之中

宋詩

進退韻

緬素雜記曰鄭谷與僧齊己黃損共定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

四庫全書

集部